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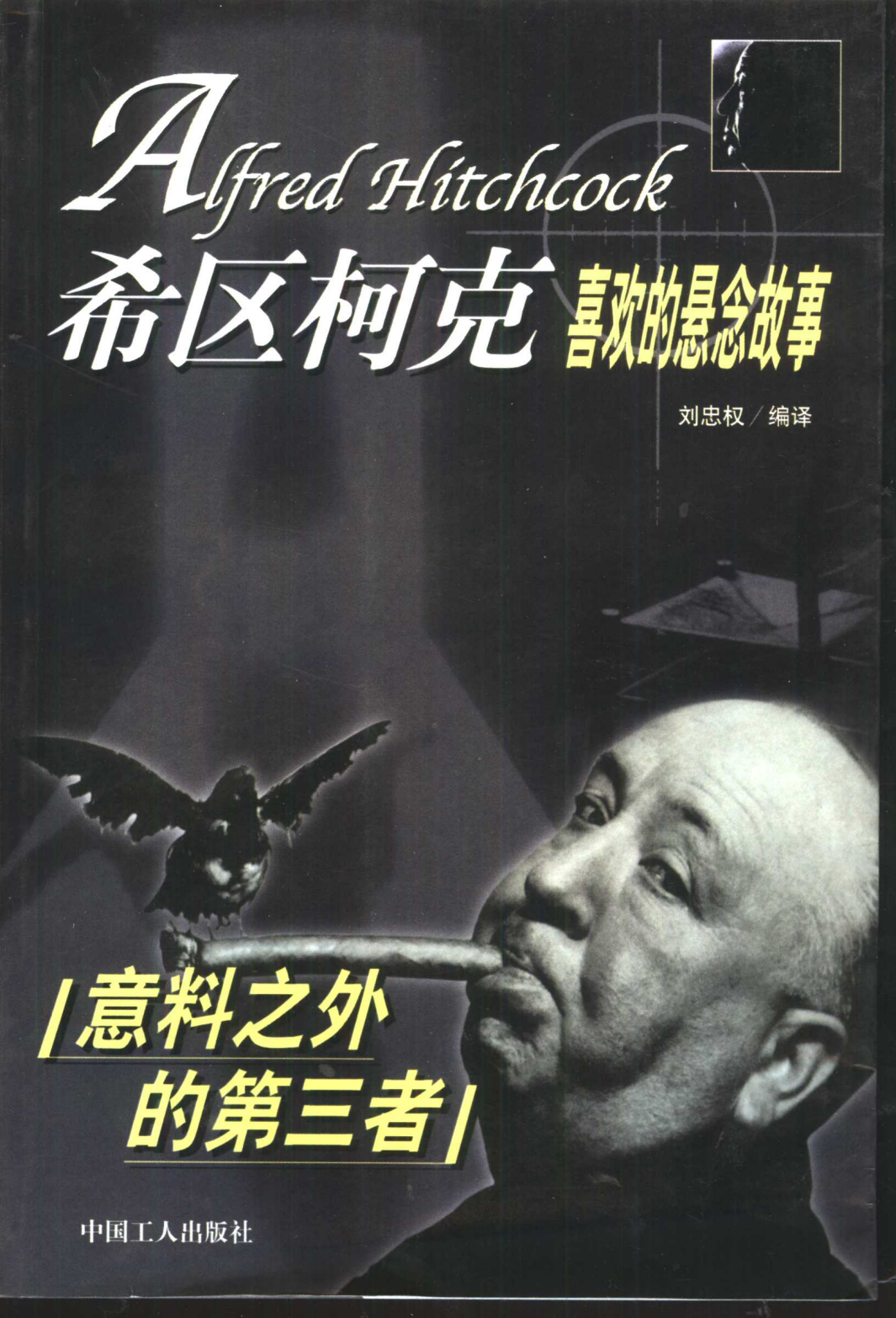


Alfred Hitchcock

希区柯克

喜欢的悬念故事

刘忠权 / 编译



意料之外的 第三者

中国工人出版社

希区柯克喜欢的悬念故事

意料之外的第三者

刘忠权/编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Alfred Hitchcock
希区柯克喜欢的悬念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料之外的第三者/刘忠权编译.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9

(希区柯克喜欢的悬念故事)

ISBN 7-5008-2617-6

I. 意… II. 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384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100 千字
印张:	84
定价:	108.00(全六册)

前 言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是当代最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之一,也是举世公认的“悬念大师”。他一生导演和监制了 59 部电影,300 多部电视短剧。

希区柯克 1899 年生于伦敦,1925 年开始独立执导影视。1939 年应邀到好莱坞,第二年拍摄了电影《蝴蝶梦》,获该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金像奖,从此定居美国直至 1980 年逝世。1979 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为了表彰希区柯克对电影艺术做出的突出贡献,授予他终身成就奖。1980 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他为爵士。

希区柯克是一位对人类精神世界高度关怀,并作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有很强的推理性,而其结尾往往出人意料,给人以惊新的感觉。作为大师级的人物,希区柯克对人性的看法是相当冷静的,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毫不留情地剖析社会,给人对社会以清新的认识,让你感到,在他的眼里,是另一个世界。而他作品中的人物,有变态的、有温驯的、有冷静的、有偏执的,不管是哪一种,他的人物刻画总是通过夸张的动作、语言、作为,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

希区柯克的作品构思巧妙,结构新颖,令人拍案叫绝;其叙述的故事惊险刺激,悬念强烈,结局总是让你意想不到。为了更好地展现希区柯克的悬念天才,让中国观众更全面地了解这位悬念大师的艺术成就,本书精编了希区柯克的部分影视作品,介绍给广大读者,相信一定能引起广泛的兴趣。

目 录

黑·黑·黑	(1)
书中有美金	(13)
虚幻的绿色	(29)
律师太太	(35)
投资和爱情	(39)
美梦之屋	(45)
林中木屋	(55)
油价涨了	(77)
黑帮老大	(83)
爱神光顾	(87)
线路的尽头	(99)
冰处女	(109)
雇工	(117)
罪与罪	(127)
出狱	(135)
人生指南	(140)
漏网之鱼	(147)
都是为了爱情	(152)
丽塔的布娃娃	(158)
无名火起	(172)
老好人	(175)
口袋中的交易	(186)
特别债券	(194)
行刑人	(202)
惊弓之鸟	(208)
套	(214)

妈妈的金戒指·····	(220)
以血还血·····	(226)
无人之境·····	(231)
贾丁舅舅·····	(236)
欠情·····	(242)
守护神·····	(247)
老江湖·····	(260)
机舱里的钟声·····	(263)
化妆间里的眼药水·····	(267)
猩猩的悲剧·····	(280)
本月骗子·····	(291)
倒计时·····	(306)
她不是我母亲·····	(316)
第二次机会·····	(328)
故地重游·····	(333)
可怕的枪声·····	(345)
珠宝设计师·····	(356)
裸体女郎·····	(368)
意料之外的第三者·····	(385)
第六个逃犯·····	(398)
私人战争·····	(407)
门牙·····	(418)
永远的决斗·····	(423)
聪明的胡里奥·····	(433)

黑·黑·黑

一直以来，我都信奉一句话：不是你的莫强求，是你的也别想甩下。至于那些不义之财最终也将是从哪里得来，必从哪里失去。这是我从前些年经历而得到的教训，从那以后，我改邪归正，勤勤恳恳工作，本本分分做人。

那时，我还很年轻，做事鲁莽而不考虑后果。但我本质上并不坏，这一点我可以拍着胸脯保证。幸运的是，我遇上了一些事，结识了一些好人，要不然，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在哪儿。

当年的那个计划确实非常完美，我到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但那仍是可以原谅的。

那天早上，我将车停在银行的门口，看了看表，差十分十点。我的车速把握得还不错。

我钻出汽车，站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点燃一支烟，看着路上行色匆匆的人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奔波。

十点整，我掐灭烟，整了整衣服，走进了银行。这家小商业银行一共有三个出纳口，可只有一个出纳口有一个胖胖的妇人。

我走过去：“请问，亚当斯先生呢？”

“他正忙着呢。”出纳慢条斯理地说道。

我向四周望望，在最后一个窗口旁，有一道很低的栏杆，里面一位肥胖魁梧的男人正在和一个农夫模样的人说着什么。

我踱过去，在栅栏外的长凳下坐了下来，我看到栅栏上用金字写着“总经理”三个字。

他们的谈话隐隐约约地传来，那位花白头发，已经有点驼背的农夫，弯着腰，脸上的神色很恭敬，但也有点忧虑。他低声解释着

他必须贷款来扩大他的饲养场，并且一再保证他会如期还款。

亚当斯先生看上去大约三十多岁，他的外套敞开着——下面的两枚扣子没系，露出了他圆滚滚的啤酒肚。这和一个银行经理的身份可不相称。也许他认为今天是个“黄道吉日”，形象差点也无妨。

他不断地抬头看看墙上的表，当他看到指针指向十点一刻时，他看到了我。

“对不起，我理解你的处境，可现在银根紧得很，你过一些日子再来吧。”他赶紧伸出那只肥手，想结束和农夫的谈话。

农夫脸上掩饰不住深深的失望，但他还是站了起来，把那双青筋暴露的大手在工作服上揩了揩，才伸手握了握亚当斯的手，然后快快地离去了。

“先生有何贵干？”他转身问我。

“我是福斯特。他知道的，我昨晚给他打过电话。”

“哦，幸会，幸会。福斯特先生，自从我们在电话中谈过之后，我一直念叨着这事儿，今天总算等到您的大驾光临了。我们银行在这个地区有个小产业，您不会失望的。”

他的声音提得很高，那位出纳员还回头望了我一眼。然后，亚当斯吩咐她去弄点咖啡来待客。

女出纳一离开，我立即从腰中抽出我的点五四自动手枪，低声问道：“钱在哪儿？”

亚当斯警觉地向四周看看，才压低声音说道：“在金库的帆布袋里，出纳那儿也许也有些。”

“好的，一切按计划行事。”我拿好了手枪。

亚当斯看着我，有点犹豫：“伙计，下手轻点儿，只要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就行。”

“放心吧，我知道，你快点转过身。”

我用枪柄照着他的后耳际狠狠地砸了一下，他立即“咚”的一声倒了下去，我蹲下身，用枪的准星把他头皮上的伤口挖大些。对不起，我必须把你打重些，为了那受欺凌的农民，也为了你自己，

若被警察发现假象后，最先倒霉的可是他亚当斯总经理。

十五分钟后，我已离开了银行，坐在了我的汽车上。旁边的座位上放着装满钞票的钱袋。车越跑越快，当我抵达路面变窄、形成两条巷道的地方时，我的车速已经高到五十里。

以前，我一直认为抢劫“兰道银行”几乎比登天还难，即使有内应也不可能成功，但杰西却做成了，他真是一个天才。他设计了完美的抢劫计划，还有一个绝对安全的逃跑计划。杰西在荒芜偏僻的田野里已经备好了一个大地洞，只要我藏在那里，没人能找到，这一点我绝对相信他。我按照他的意思成功地完成了抢劫，也必然能成功地逃脱。

车速慢了下来，一方面因为道路崎岖不平，非常难走，另一方面我没有发现追缉者的迹象。车到了一个小桥边。桥下是溪谷，我调转车头，沿溪谷行驶。

我对这一带地形比较熟悉。不一会儿，车便来到了一处由溪水滋润着的榆树丛。晚上，那儿郁郁葱葱的，全没了白天情人幽会的热闹。这会儿显得阴森森的，让我有点儿害怕，直到我看到杰西在树丛里的一辆汽车里等着我时，一颗心才总算落了地。

我把车停在了杰西的后面，拎着钱袋下了车，杰西也下了汽车，将拖车用的铁条把我那辆逃跑用的轿车接在他的车后面。同一时间，我把轿车上的堪萨斯牌照取了下来，换上得州牌照。

这期间，我们俩都一言不发。杰西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经常西装笔挺，皮鞋锃亮。他对自己的形象总是非常在意。

完事后，杰西拍拍手，先上了汽车。我也掖好枪，爬了上去，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

“看上去，一切还顺利。”他开口说了话，声音从容不迫，还略有一丝得意。

“正如你所料，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

我们的车离开了树丛，沿着一条石子路行驶。杰西轻轻地拍拍我，满意地笑了笑。他甚至打开了车里的收音机，可里面只有一个

女人在声嘶力竭地吼着。我们的所作所为还不可能这么快就传到媒体的耳朵里。

前面是一片休耕的土地，杰西停下了车。我捡起衣服、堪萨斯牌照和钱袋下车，而把长长的金色假发扔在了车里。

我站在汽车旁，看着车里的杰西。

“你小心点，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他说。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等风声平息了吧，也许三天，也许五天，说不准，不过最长超不过一个礼拜。”

终于，他踏上加速器，一路驶去。空旷的田野里扬起滚滚的灰尘。

目送两部汽车没了踪影后，我走到田野的中央，拨开上面的黄土，推开下面的木板，跳进了我们数天前就藏匿的洞里，那里比外面还明亮。

洞里并不很大，但容我已经足够了，我还曾在比这更小的牢房里生活得很好呢。况且，这里有各种生活必需品，包括收音机，手提电视机，蜡烛，打火机，还有冰块冰的啤酒，面包，香肠等一大堆足够我舒舒服服享用的食品。我可以安心地藏在这里，让那些没用的警察找去吧！况且也没有谁会傻到在旷野里一寸寸地搜查，只要站在路边一望，就知道没什么可找的，也没有可以藏人的地方。

我和杰西的关系，说是搭档也不完全准确。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坏蛋，虽然我跟他合作，但我仍是这样评价他。他策划了这场抢劫，但他却从不出面，就像他以前所做的一样，所以他只好找上了我，由我出面，来做一切事情。可我清楚地知道，在我成功之后，对于我来说我就没什么用处了。

为了防止藏身之处最后成为我的墓地，我必须加倍小心。因为钱袋还在我这儿，所以杰西不会不回来的，即使有危险，他也不会让自己的努力白费一场。我所担心的只是他何时回来，这是关键。关系到我的生死，当然我也不会让自己的努力付诸流水。于是，为

为了防止杰西在深夜两三点突然回来，我决定白天睡觉晚上守夜。

我脱掉抢劫时穿的衣服，用打火机点燃烧了它，然后穿上牛仔褲和T恤运动衫，还是这些衣服穿在身上舒服，我不明白杰西为什么总是西装革履。我找了一个舒服的姿势，打开钱袋数了起来，钱总共有四万五千多一点，我平均分成三份，分装在三个布袋里，系在裤带上。

其中有一份是我的，其他两份归杰西，他还要分一部分赃给亚当斯。

两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我从手提电视中得知，警察出动了直升机，并且在匪徒能够逃脱的路口都设了关卡。他们相信匪徒和汽车是没有地方可藏匿的，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把罪犯搜出来。

我想他们所说的“过不了多长时间”不会超过一周。如果仍旧一无所获，就开始推理——用他们自己的逻辑，劫犯是在怎样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逃脱的。

人算不如天算，我留在洞里的第四天下午，傍晚时分，天色阴沉下来，风呼呼地刮着，雨开始像瀑布一样倾盆而下。杰西和我都没料到天气会突变，这也不能怪我们，事先天气预报说这一周内天气将不会有什么变化。

我慌忙起身，收拾着东西，诅咒这可恶的天气，发誓以后再也不相信天气预报的鬼话。

仅仅几分钟时间，盖住洞口的松土被吹散，雨水倾倒在我身上。刹那间，我的庇护所就变成一个泥沼地。我探出头去，想看看外面，忽然被风吹掉的“屋顶”，有一块打到我的脑袋上，我觉得“嗡”一下子，便失去了知觉。

等我清醒过来时，整个屋顶的木板都被风吹走了，我正躺在一堆烂泥里。我试着站起来，却发现右脚一阵剧痛。暴风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我浑身冷得发抖。右脚已扭成一个不可能的角度，痛苦地抽搐着。

我艰难地坐起来，弄直了脚。抬头看看天上，天空晴朗，而旷野上则一片狼藉。没办法，我只好试着爬着前进了，要不然的话，我只能留在那儿，不被警察找到，也得被冻死。

我爬上碎石路，那小石子磨着我的肚子，还有那只扭伤脚也疼得厉害。现在我只好把这些疼痛抛之脑后，一心向前爬，我必须到附近农场去寻找援手，虽然那也很危险，可总比待在野地里好得多。

当天色正出现一道曙光时，我终于看到了一幢农舍，房舍的窗子里透出橘红色的光，这使我觉得无限温暖。

可正当我要高声呼喊时，一条大黑狗从屋侧跑出来，大声地冲着我叫喊，然后向我攻击过来，它用那尖尖的牙齿咬住我的裤管，我大喊了一声又昏厥过去。

我在梦中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话，于是我使劲地睁开了眼，发现这次自己是躺在一张洁白的大床上。全身赤裸，只盖着一个床单，右脚上用木板和石膏固定着。房中有三位穿普通棉衣的少女，是她们在轻轻地谈论着什么。

三人一看就是姐妹，都是鹅蛋脸，有雀斑，红头发微微地卷着。坐在一张小桌边，正用破布擦我的点四五手枪的女孩，年纪好像是最小的。另一个拿着熨斗正在熨我那些打湿的钞票，看她的背影大约有五英尺五英寸高，一百二十磅左右。还有一位姑娘站在床边，俯身看着我。

看到我睁开了眼睛，她笑了，冲着她的姐妹说道：“我们的银行匪徒终于醒了。”

我听到她这样称呼我，一点儿也不惊讶，关于匪徒的所作所为，体态相貌早已经过媒体传遍了大街小巷，况且还有物证：那支手枪和那三布袋钱。

另外两位也停止手中的工作，扭转头看看我，打了一声招呼。

我发觉了自己的状态，问床边的女孩：“我的衣服呢？”

“别着急，曼姗拿去洗了，正在晒干。”然后那个熨钞票的女孩

冲我浅浅一笑：“我是曼娜。”

“可，我怎么会……”我把手放在赤裸裸的胸部，脸竟有些红了。

“是爷爷为你脱的衣服，它们又脏又湿，已不成样子了。”曼娜一边咯咯地笑，一边说。

“你的腿也是他治的。”另一个说，“我们农场动物的伤都是他治的。”

“动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人也是动物，高级动物。”她辩解道。

我不想和这些能干的女孩子争论，于是索性倚着枕头，看着她们：“我现在做什么？”

“你还想做什么，这副样子？”第一个女孩说道。

“你好好休息吧。”擦枪的女孩说道，“伤好了后爷爷会带你离开这儿。”

带我离开这儿？怎么回事？他们已识破了我的身份。就算打算黑吃黑，我现在也应被埋在谷仓后面，而不是舒舒服服地躺在这儿。

“我叫吉娜。”擦枪的女孩说道。

“我是最大的，叫爱莲。”最后一个说道。

“我叫海德斯。”我只好这么说，我不能用自己的真名。好在名字的真假无关大局。

这时，外面有脚步声，我一惊，吉娜看看我：“没事儿，是爷爷回来了。”

半分钟后一位身材高大、背有点驼的老人进了屋，我一愣：这正是我在银行见到的那位想求亚当斯贷款的农夫。

“嗨，孩子，你终于醒了。怎么样，觉得好些没有，你已经睡了一天半。”他的语气慈祥而温和。

“已经好多了。”我也冲他笑笑。

老人看看三位姑娘，佯怒道：“你们怎么还站在这儿，去厨房

弄点吃的来。”

三位女孩子很听话，陆陆续续地出了门。

“现在，你该告诉我关于抢劫的事了。”

“可我还不知道你是谁。”我反问道。

“噢？我以为三个女孩子已告诉你了。我的名字叫科列特，我带着三个孙女经营农场，她们是我的骄傲。”

“是吗？”我的口气里有不赞同的成分。

“你应该相信，孩子，她们想帮助你，我也是，我们都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站在我这边？”

“没错。我不喜欢那些银行家，他们都是嫌贫爱富、虚伪狡诈的家伙。”他说。

这我倒相信，他在亚当斯那儿贷款时受到的“冷遇”，让他愤愤不忘。

“那么，你想知道什么？”我问。

“你打亚当斯时，他什么反应？”

我料到他会问这个问题。“他尖叫得像猪一样，还跪下来求我，我才不会饶他呢。”我说道，同时看着他搓着双手，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那么，是你和三个女孩子单独住这儿吗？”我强调了“单独”二字。

“她们的父亲在一次牵引机事故中丧生，她们的妈妈由于受到打击，也卧病在床，几个月后，也随丈夫而去。从那以后，我只好带着三个孙女住在这儿。”

“你去贷款，经济拮据吗？”我问。

他点点头，“是呀，要扩大养殖场需要一大笔钱。不过，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会尽力让三个女孩子完成大学学业，然后找到好人

家。否则我死也不瞑目。”

我被老人的舐犊之情感染了。这时女孩子们端着一盘盘食物进来了。我顿时闻到香香的鸡肉味儿。

“我去拿点东西给你看，现在你先吃点东西吧。”老人说了一句，就离开了房间。不一会儿就抱来了一大摞报纸。

报纸是从抢劫案发生那一天开始的。上边说了一位穿着奇异服装，一头长长金发的男子，是如何混进银行，如何残酷地打伤总经理，如何席卷了金库的大量钞票。接着的两天，这个案子的进展一直占据着头条。

这倒可以理解，让我真正感到吃惊的是，昨天的报纸报道，上面说警察发现了匪徒曾藏匿的地洞，从洞中搜出了睡袋、打火机、手提电视，他们认为案子侦破指日可待。

头版旁边还有一条豆腐块消息，说一名叫杰西的得州旧汽车商，车祸死亡。他一定是知道了旋风侵袭的消息，匆忙往回赶时撞上了一部拖车。可怜的杰西，我真为他有点惋惜。他绞尽脑汁地策划了这场抢劫，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样，合伙人就只有我和亚当斯了。我马上决定把钱分一半给亚当斯，然而，这个念头只持续了五分钟，接下来我便读到了银行检查员统计的丢失钱款的数目：九万多。亚当斯这家伙已经取得了他的一份。我手上的东西应该只属于我了。

吃饱了，喝足了，报纸上也没什么坏消息，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可不能高枕无忧。

果不其然，第二天就有警察来农场问话了，像我几天前的遭遇一样，他们的到来也是由犬吠通报，不过他们毕竟很幸运，没被狗咬倒。老农夫和三个女孩告诉他们，他们一直在农庄里，没有见到陌生人，也没见到过弃车。警察丝毫不怀疑一个老人和三个纯朴的

女孩子的话。他们在农场附近转了转，就离开了。

又过了几天，FBI的人和堪萨斯调查局的人也来到了农场。虽然问了些细节，那也是例行公事的询问，但他们也没得到更多的东西。老人邀请他们进屋喝咖啡。也许转悠了很长时间，费了许多口舌，确时有点累了。他们进了屋，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和老人谈着天。

我在旁边的房间里，忍不住都想笑。这实在是挺滑稽的，他们要追捕的罪犯，此刻已在与他们一步之遥的隔壁。悠闲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塞着钞票的口袋，就放在床边的柜子上。可真是，近在咫尺却犹如远在天涯呀。

几位调查人员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女孩子们都涌进了我的屋里，兴奋地对我描述刚才她们怎样应对警察，而那几位又是怎样地对她们的话笃信不疑。

吉娜坐在床上，摆弄着我的手枪，看得出她非常喜爱它，她把手枪擦了又擦，还做了一个瞄准的姿势。

“海德斯，我想知道，你是怎样处理你那辆逃走用的汽车的？你把它扔哪儿了？”她问。

“噢，可以不回答吗？”我说。

“为什么？”爱莲也问道。

“那是我的一个秘密。”既然杰西已经死了，我也没必要告诉她们他使用的诡计，况且这件事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

“海德斯，你告诉我们吧，我们不会对别人说的。”曼珊也开口了。

“秘密，知道吗？既然是秘密，我当然不能随便对外人说。”

“我们又不是外人，我们救了你。”

“喂，你们这三个小麻雀，”老人走了进来替我解了围。“赶快